

宋論

宋論

卷一

一

函

第 函 冊

1025
3008

宋
論

四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卷八 景宗

卷十 哲宗

卷六 懷宗

卷五 英宗

卷四 二宗

卷三 真宗

卷二 太宗

卷一 太祖

宋論卷一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謏。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閒。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

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勦。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阡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馮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謹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謹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

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

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

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謐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

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貿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蔥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貿死以

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

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

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

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璣。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

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燬。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炎。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

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犇犇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